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王文成公全書

(四)

王守仁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51



書全公成文王

(四)

著仁守王

書叢本基學國

王文成公全書

卷六

文錄三 書

書三（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丙戌）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卽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尙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不卽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旣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旣以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况已久不作所須祠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冗不欲盡言

二（丙戌）

承示諭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幸更裁之，令先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患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爐鞴，則煅煉爲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速也。書院新成，欲爲諸生擇師，此誠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捉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尙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

可須事定後卻與二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祈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略今使錄一通奉覽以備採擇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况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爲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侄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嗣勢人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三（丙戌）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註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隱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迥爾不羣。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嚮雕飾之習。不徒作矣。其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尙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略盡鄙懷。不能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尙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爲何如也。講學之後。望時及之。

四（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其爲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誑之說。獨以嘅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

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願猶歉然欲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爲不可及也。欣嘆欣嘆。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碣砩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做像之公文。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隱陷於其間者。幾年。倏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爲之障礙者矣。默成溪造之餘。必日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憤者。便間不惜款款示及之。

五（丙戌）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重負深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卽戒慎恐懼功夫。以爲尙隔一塵。

爲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卽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喻以爲恐主於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爲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爲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悍，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答友人（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

心某素能信之而願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洪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友人問（丙戌）

問自來儒者皆以學問思辯屬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就是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却只從言語文

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却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爲履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爲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爲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爲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字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溱泊處况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計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尙有不同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朱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嘆。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疊疊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澆慰何如。諸生遞觀傳誦。相與嘆仰。歎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驚。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聽。目

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有於審知。然則又有於寬裕溫柔乎。又有於發強剛毅乎。又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大虛之動。固常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爲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謂天爲無意乎。元貞以病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亮之亮之。

二（丙戌）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會附短啓。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尙留汴城。世途之險澀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嘆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會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籲無及矣。彼奸妬憒人。號稱士類者。乃獨

讒疾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填篋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知之。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憂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一及。

答季明德（丙戌）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媿良深。食姜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暫時劫劑耳。近有一友。爲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效。乃終不若來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爲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病爲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爲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來進修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爲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掇數聖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款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繇爲未能不惑。子夏之啓予爲未能耳順之類。則是尙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

高遠深奧而未見其爲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性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爲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爲良知之障礙。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卽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爲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爲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爲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卽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爲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有足啓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間有語疵。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爲病。今既照破。久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訓效。皆無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脩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脩道之爲教可也。謂脩道之爲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脩習無遠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着。

筆俟後便爲之

與王公弼（丙戌）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卽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卽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二（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念勤倦若此。又重之以厚儀感媿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只是提醒工夫。未能純熟須加人一己百之力。然後能無間斷。非是提醒之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也。

與歐陽崇一（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近雖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略無退轉。甚難甚難。得來書自谷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進矣。文蔚所疑良不爲過。孟子謂有諸己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己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爲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爲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爲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勉力也。

寄陸原靜（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爲學乎。南元

善會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却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閒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是最大一患也。貴鄉有章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爲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丙戌）

音問雖疎。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牘消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論。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應遽至於爾。旣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爲朋輩所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恠誕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措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龔生來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當見其有成也。

答魏師說（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得知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卽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良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卽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丁亥）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締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尙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

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面會。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毛古庵憲副（丁亥）

亟承書惠。既荷不遺。中間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脩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狗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爲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工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逕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黃宗賢（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卽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

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爲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瘵。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臥山林。只好脩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答以乘憲副（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卽此奮志進步。勇脫窠

白而猶依遠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鄰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遇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謫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爲饗。暮不糴。則無以爲餐。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願。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謫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兩承書來。皆有邁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爲浣慰。人還附知。少致切劘之誠。當不以爲迂也。

與戚秀夫（丁亥）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兼以書儀。感忤何既。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爲問乎。病廢既久。偶承兩廣之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沓。草草不盡鄙懷。

與陳惟濬（丁亥）

江西之會。極草草。尙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既入省城。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沿途甚快快。抵梧後。卽赴南寧。日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略暇時。可閑話。而此中風土絕異。炎瘴尤不可當。家人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亦因熱大作。痰痢腫毒。交攻。度惟濬斷亦不可以居此。又復已之。

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往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爲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尙數十人。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又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文蔚書中所論。迥然大進。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所詢。病中草草答大略。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寄安福諸同志（丁亥）

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去當不能有他岐之惑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尙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因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爲真得也。凡工夫只

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錢制洪 王汝中（丁亥）

家事賴廷豹糾止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自以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二（戊子）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敍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遂荒落。且存餽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為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求親近否。或彼自絕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三（戊子）

德洪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為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

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旣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脩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千兩。稍助工費。墻垣之未堅完。及一應台整備者。酌量爲之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戊子）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卽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卽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就誤日月。摠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卽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王文成公全書 四 卷六文錄三書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七

文錄四 序 記 說

別三子序（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卽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鱗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

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聞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予言子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

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尙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子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於文也。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辛未）

終南王堯卿爲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爲高矣才人皆以爲美矣學人皆以爲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麓者其速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脩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

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攢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是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興。晚得友於甘泉。馮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別方叔賢序（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尙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尙。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曰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撒臯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旣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鰥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脩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坊塤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坊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

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汚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己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對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子。卽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爲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旣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鴈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旣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聖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

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問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幸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貨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子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貨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親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敍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

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羣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誠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鴈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諗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乙亥）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庠下之室。而且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邁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卽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敢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闔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脩焉。反而求焉。偃偃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乘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己爲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己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

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奕乎。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善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敘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最。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

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復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一人已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旣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微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採撫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諗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植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困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

而若於衆說之紛撓疲癩。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而世之儒者。妄開竇徑。踏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自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言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旣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旣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哀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別梁日孚序（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蹙。行而不已。朱有不至。而世之君子。顧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驚於虛高。率以爲

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孚攜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子。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目昃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端。日孚皆笑而不應。莫不異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逸。贖亂。赴湯火。踏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爲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爲。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嘻之。以爲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孚者且兩月。謂日孚既去矣。及旋。而日孚居然以待。既以黍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孚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餘三月。其母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孚者亦交以是勸。日孚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踏荆棘矣。子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爲有方體乎。爲何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踏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日孚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

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奚必恆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雖。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

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敝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吏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旣已墮於空虛洿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六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旣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尙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關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尙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關。時有異者。乃其氣質章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願一倡羣和。勸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

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爲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觀德亭記（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慄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歎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射也者，射己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重修文山祠記（戊寅）

宋丞相文公文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

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文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鷲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最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己。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脩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好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最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脩公之祠。而務脩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圯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愧心之言而爲之記。

從吾道人記（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嘯。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脩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饜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層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話。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閔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

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計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

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民堂記（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脩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鳥在其爲止。至善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

發見是皆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鶩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元善喟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爲一家。中國之爲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爲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爲之記。

萬松書院記（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弘治初。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趾而改爲之。廟貌規制。略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爲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命來巡。憲度丕肅。文風聿新。旣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爲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脩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爲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箎。輩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

言以紀其事。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羣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爲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雜於人僞。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爲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爲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未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

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謂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道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爲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生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

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徑徑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好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旣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旣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重脩山陰縣學記（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

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爲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爲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脩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脩諸其身焉。此爲師爲弟子者之脩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爲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爲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饜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異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闕然指爲禪學。而羣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

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之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鶩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讎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梁仲用默齋說（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己之弗治。而能治。

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庵。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聒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毒阱狠。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詘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示弟立志說（乙亥）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

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不慎。猶不聽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懺心生。

責此志。卽不慍。妬心生。責此志。卽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卽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卽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卽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卽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甲戌）

滁陽劉生韶。旣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爲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爲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解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爲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爲約之道歟。吾子勉之。

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譬導譬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覩也已。斯真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矯亭說（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爲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己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

謹齋說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事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汨其性。喪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辯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鳩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業業。而況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

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予學。亦將別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爲君贈。

夜氣說（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養。苟枯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媿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羣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脩道說（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恐懼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陳

三

自得齋說（甲申）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賾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蘄爲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爲之書孟氏之言。嘉靖甲申六月朔。

博約說（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旣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旣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

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

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王文成公全書 四 卷七文錄四說

王文成公全書

卷八

文錄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旣而疑焉。又旣而大疑焉。又旣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尙有疑於予。旣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敍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卽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訕訕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踈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

某之於道。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期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甲戌）

祁生傅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祁也。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訓話。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予。予曰。嘻。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爲祿仕。得爲孝乎。予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

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泣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兩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爾惕，安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欲携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之。

書王天宇卷（甲戌）

徐曰：仁數爲予言天宇之爲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沉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則爲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弊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僞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爲弊，亦既可觀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爲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己，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者，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耶？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

者必其在已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覩。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

君子之學，爲己之學也。爲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爲己，濫焉入於墮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爲無進，而說談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略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予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短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恥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耶。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詞達而已矣。蓋世之爲詞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尙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爲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

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願隨俗同汗。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遠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維賢濫雅。朋友中最爲難得。似非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讒爲所動。卽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爲己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己。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爲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爲非。不知裏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有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爲卷（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參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祕也一爲旣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腐寸之萌芽子謂腐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腐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腐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曰開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甲申）

守諧問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辯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辯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爲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

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託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尙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爲書改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卽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擗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卽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

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既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釋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而意向甚篤。然以僭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略以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甲申）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己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脩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暮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爛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老且貧。媿無以爲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脩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烏有鳶蠹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恆產者。然其時聖學尙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僞。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嘵嘵者皆視以爲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丁亥）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旣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踴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旣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

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卽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敍其遺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王文成公全書 四 卷八文錄五雜著